

创作谈

当我在异国,在另一座城回望自己的城市,感受的并非仅仅是物理上的距离,同时也是生命回望

我的双城故事:因为挣扎产生戏剧

唐颖



美术作品《上海街景》 本版用图均为资料图片



五个女人再次重逢时,站在纽约街头回忆上海的弄堂生活,她们才真正理解彼此。也许青春的秘密与真相就是找到真正的自己,那些回忆还潜藏在心的最深处,失去与回归之后,是自我发现与蜕变。



一个张扬不羁初尝爱恋的“蝶来”,一个在爱中迷惘而徘徊的“心蝶”。唐颖借此诉说女性个体最本真的生命体验。两座城市互为映衬,又互为补充,在城市景观和精神气质上映照着小人物命运的流转。



如果婚姻是“围城”,那么城外是“另一座城”。你爱上一个人才会发现“爱”如牢笼,将你围困。走在时尚前沿的都市女性,如何面对那些“比时尚更时尚”的欲望与情感?

“双城系列”三部曲 唐颖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双城系列”三部曲,是作家唐颖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间完成的三部长篇小说,此次集结出版。从故乡到异乡,从青春少女到成长阵痛再到婚姻生活,唐颖书写了都市女性的情感命运与成长蜕变。那些“淮海路的小姑娘”,敏感而坚韧,在唐颖为她们构建的微妙和不确定的两性交往中呈现出富有张力的情感关系。通过叙述她们的故事,唐颖慢慢深入到现代人际关系最纷繁复杂的区域,将现代人更深层的情感困境和盘托出。唐颖说,对于女性,城市提供满足但也构筑陷阱。丰富的物质对女性有莫大的诱惑,动摇着她们的价值观念。这些都为她提供了文学的素材,因为挣扎产生戏剧。然而,在她的这篇创作谈里,我们发现,真正为她提供写作源泉的,是那些已经成为遥远过往的故城街区,那些从真实世界里抽离、却在精神上刻下永久印痕的年少岁月。

——编者的话

约韩·厄普代克认为,“我真的不觉得我是唯一一个会关心自己前18年生命体验的作家,海明威珍惜那些密西根故事的程度甚至到了有些夸张的地步。”他认为,作家的生活分成了两半,在你决定以写作为职业的那一刻,你就减弱了对体验的感受力。写作的能力变成了一种盾牌,一种躲藏的方式,可以立时把痛苦转化为甜蜜——而当你年轻时,你是如此无能为力,只能苦苦挣扎,去观察,去感受。

这多少解释了为何我故事里的人物总是带着年少岁月的刻痕。

我的“双城系列”小说《阿飞街女生》《初夜》《另一座城》集结出版之际,我去走了一趟从小生活的街区,在我住过的弄堂用手机拍了一些照片。奇怪的是,离开这条街区很多年,我竟然没有要去拍一下旧居的念头,事实上,我总是下意识地远离它。我的这三部长篇,便是以我年少成长的街区为重要场景,更准确地说,是在创作过程中作为虚构世界的背景,在记忆和想像中,它已经从真实世界抽离。因此,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曾经试图通过肉身的远离获得精神世界的空间。

我出生时就住的这条弄堂叫“环龙里”,在南昌路上,南昌路从前就叫“环龙路”。“环龙”是法国飞行员的名字。

环龙里的建筑风格属新式里弄,上世纪二三十年建造,楼高三层,安装了煤气灶、抽水马桶和浴缸(当时上海人称抽水马桶为小卫生,浴缸是大卫生),每层一套,这煤卫设备很具有租界特色,相比传统的没有煤卫装备的石库门房子。

据说1949年前整条弄堂住着白俄人。他们在相邻的淮海路开了一些小商铺,1950年代后逐渐搬迁回欧洲,最后离开应该在1960年代前期,但1970年代仍能在南昌路上看到一位白俄老太太。

也有白俄和上海人通婚,我朋友中便有中俄混血的女生。

南昌路曾经不通机动车,马路窄房子矮(多为三层),法国梧桐站在两边,夏天,便是一条绿色的林荫道。南昌路象征的是那样一种有市民自治传统的旧式街区。那时弄堂口有服务社,内有裁缝铺和各种修补服务,包括配钥匙补钢精脚踏车诸如此类。我年幼时全托在南昌路近思南路的民办托儿所,小学一年级是半日制,下午被民办幼儿园收留。

我一位弄堂邻居,1980年代去美国嫁了华人医生,住在山边,夜晚通向她的车路漆黑一片,路灯开关由她家掌控。她不习惯只闻动物不见人的所谓高尚社区,怀念弄堂生活,婚后多次换房,从独栋房搬到排屋,再从排屋搬到市区的公寓房,后来索性搬回上海。

无疑的,弄堂承载了许多故事,留在记忆的欢乐多在童年。前些年在美国时,我曾向一位美国医生太太描述弄堂场景:如同公共大客厅的空间,紧密的人际关系,日常里的热闹景象。她那般羡慕向往,她家住树林边,美景是真,但没有人影。事实上,弄堂这个场景早已远离我自己的。南昌路在1970年代便被本街区人自傲为引领淮海路时尚。当时的美女没有时装和化妆品,但留在记忆里翻若惊鸿的身姿却让我追怀了很多年,遇上一起长大的旧邻总要互相打听一番。相近的几条弄堂都有自己的佳丽,风情各异,似乎个个完胜当时电影上的女英雄。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洗尽铅华的美貌是多么赏心悦目。

群星拱月,可以称为月亮的那一位住在隔壁弄堂,喜欢穿一身蓝,藏蓝棉布裤和罩衫,脚上是黑布鞋,走起路来十分缓慢并盈盈摇曳,有人说她的脚跛,可女生们却在人背后学她的

行姿。她并非一直穿蓝,偶尔也会一套白色,当然是舶来品的白,那份华贵雍容令路人驻足赞叹。那已经是接近1980年代,亲戚可以从香港寄来衣物。她是幸运的,没有离开过家,她的小弟与我同班。

美女们渐次消失。有一位皮肤雪白性情孤傲,去了黑龙江。听说她后来是直接乘火车去香港和早已定居在港的母亲会面,初夏还穿着臃肿的黑棉裤。

那些年的某一天我们在上学路上,看见一家屋前簇拥着行人。在临街天井,一位美丽的中年妇人穿着有折痕的旧旗袍,抱着枕头当作舞伴在跳交谊舞。妇人常常换行头,有时穿色彩亮丽的羊毛衫配裙子和皮鞋。那时候,我常常无聊却无比耐心地站在她的天井前,像观剧一般看着她从房间里换出一套又一套衣服,那些陈旧的也是摩登的衣服。她从房间走出来的时候,就像现在的模特儿从后台出来。

我在上海出生成长,我的父母也在上海出生成长,因此我的亲戚也都在上海,关于上海我有太多的故事。但是年轻时,我并没有太在乎这些故事,年轻时,我们的目光是在远方,我们渴望离开故乡。

土耳其的诺奖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写过一

本非虚构长篇《伊斯坦布尔》,他说,是多年后试着记述由西方旅行者发现的家乡之美,是通过他人视角去写下自己家乡之美。1990年代初,当时正值出国大潮,我那时遇到两个台湾来的剧场人,其中一位是建筑专业毕业,我们一起骑着脚踏车在西区转,我想起想去国外留学,这位学建筑的台湾朋友劝我不要离开上海,他四顾街区非常兴奋,说上海的建筑以及建筑的空间太美了,说你可以从上海建筑和建筑空间感受这个城市的文明和文化积淀,他说如果我是你我一定要留在上海,用一生时间研究上海都不够。我当时听这些话是受到震动的,我之前对自己的城市没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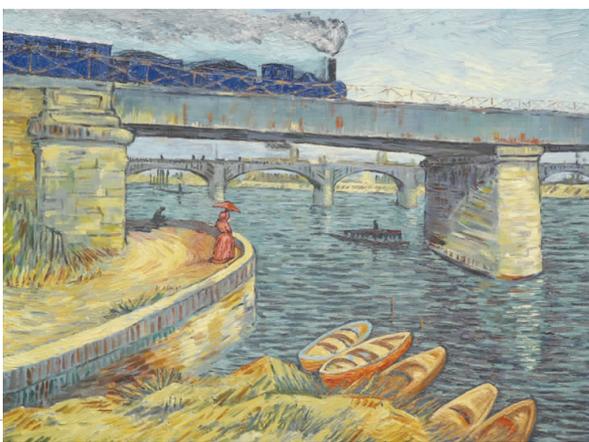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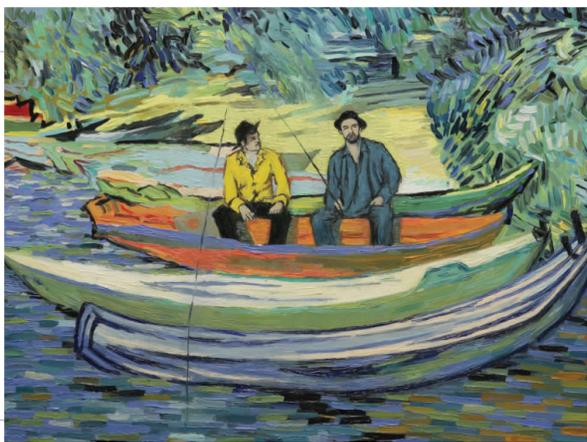
这些年常常离开上海,当我在异国,在另一座城回望自己的城市,感受的并非仅仅是物理上的距离,同时也是生命回望。我正是在彼岸城市,在他乡文化冲击下,获得崭新的视角去眺望自己的城市。故城街区是遥远的过往,是年少岁月的场景,是你曾经渴望逃离的地方,所有的故事都是从这里出发。

我是在阅读和写作中感悟,唯有通过塑造文学人物,去打捞时代洪流里的个体生命。马塞尔·普鲁斯特早就指出:“真正的生活,最终澄清和发现的生活,为此被充分体验的唯一生活,就是文学。”

免于好莱坞消费属性侵蚀,抵达了审美的高点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动画片《至爱梵高》,让“曲高和寡”的波兰动画面对了更多受众

王方



《至爱梵高》是世界上第一部油画动画长片,每一帧画面都是手工绘制的油画,阿尔勒的河流、麦田和星空鲜活起来,画家的生活和他的画中世界借由动画的形式被栩栩如生地召唤到观众眼前。这部刷新了动画电影观感的影片,让长期被认为“曲高和寡”的波兰动画面对了更多的普通受众,透过它,我们能看到波兰动画历经岁月波折保持的斑斓和活跃,动画可以像诗歌、戏剧和绘画一样,输出真正的艺术。

不久前,电影《至爱梵高》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动画长片金爵奖。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油画动画长片,80分钟的影片里,每一帧画面都是手工绘制的油画,再现了梵高画作的风格,阿尔勒的河流、麦田和星空鲜活起来,梵高的生活和他的画中世界借由动画的形式被栩栩如生地召唤到观众眼前。这部刷新了动画电影观感的影片是由一家英国电影公司和波兰的Se-ma-for动画电影制片厂联合制作的,整部影片的创意和执行,由波兰动画界的创作者主导。可以说,《至爱梵高》让长期被认为“曲高和寡”的波兰动画面对了更多的普通受众,也让观众看到,动画制作可以免于好莱坞消费属性的侵蚀,独辟蹊径地抵达审美的制高点。这样的电影打开了一扇窗,透过它,我们能看到波兰动画历经岁月波折保持的斑斓和活跃,动画可以像诗歌、戏剧和绘画一样,输出真正的艺术。

在形式上,《至爱梵高》呼应着波兰作家卡洛·伊奇考夫斯基在1911年提出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如果画家的作品能借助电影来呈现,那么电影将发生质变,成为‘真正的艺术’,而我们当下看到的奇观电影只是肤浅的幻象。”在历史层面,波兰的第一部动画电影是由哲学家库奇科夫斯基完成的,在1917年,他完全用手制作了《诱惑的椅子》,可惜这部作品失传了。导演瓦西列夫斯基在1947年完成的《克拉克国王的时代》,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首

部波兰动画片。同一年,这位导演在波兰中部的洛兹——也就是国立电影学院所在的城市,创立了Se-ma-for电影制片厂。波兰有两部动画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分别是1982年的《探戈》和2008年的《彼得与狼》,都出自Se-ma-for。这个片厂至今坚持只做定格动画,在当下被CGI电脑生成技术主导的动画业,它像一个顽固的钉子户。这样的一家制片厂,会不惜时间成本,让艺术家一幅一幅地画出《至爱梵高》,也就不奇怪了。

1950年代后半期,一部分波兰艺术家提出“波兰动画学派”概念,让超现实主义艺术通过动画渗透到电影界,影响力从波兰辐射到了中、东欧各国,甚至波及法国。可以说,如果没有“波兰动画学派”兴起,很可能不会有1960年代后期爆炸式涌现的捷克动画。波兰电影史上最重要的三部动画作品——《电影形式》《梦游者们》和《从前》,都诞生在1957年。这三部作品,都不是孤立的“动画”,它们深受当时波兰先锋派戏剧大师康托的影响,将梦、意识和潜意识呈现于银幕。康托提出,“戏剧是警示的艺术”,《梦游者们》和同时期的一批作品,可以视作对此的呼应,富有想象力的抽象形式带来破坏性和压迫感的同时,更重要的诉求是让观众从传统电影制造的自我陶醉和过度沉迷中抽离。《从前》的导演列昂和波罗夫契基认为,1920年代的法国先锋电影衰落之后,电影作为艺术的那部分随之死去了,动画电影必须重拾这部分使命,在普遍娱乐的压力下,超

现实主义介入电影并产生最大程度的影响,本质是让电影的艺术诉求回归。这股“新浪潮”并不局限于动画制作,波兰斯基和祖拉夫斯基这些如今被公认的波兰电影的代表导演,他们的养分一部分来自前辈安杰伊·瓦伊达和“波兰电影学派”,还有很大程度是受到“波兰动画学派”的影响。

波兰动画对电影视觉叙事形式的影响,恰如超现实主义颠覆了绘画和视觉艺术。列昂和波罗夫契基在《从前》之后完成的《房屋》,是波兰电影最具超现实主义理念的作品,它摒弃了传统叙事,使用了高度象征化的道具,如旧的画作、照片、明信片等,重构了物质的世界。电影借由一个女子的视角展开,场景在一个旧公寓楼街区的不同房间之间切换,场景之间不受限于因果逻辑,镜头呈现了一系列的心理无意识行为。它让我们想起在1920年代巴黎艺术大爆炸的黄金时代里昙花一现的法国先锋电影,那是热内·克莱尔导演在《间奏曲》(1924年)里呈现的“无目的漫游”,它呼应着本雅明提出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和“城市漫游者”,这种“漫游”让电影的诗意顿显。正如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所强调的,唯有诗意是艺术的本质。

回溯半个多世纪的创作,1950年代的《电影形式》和《房屋》,1960年代的《迷宫》和《万物皆数字》,1970年代的《反射》,1980年代的《探戈》,1990年代的《弗朗茨·卡夫卡》和《面具》,以及新世纪以后的《堕

落的艺术》等等,一代代创作者对视觉表达形式的不懈探索,逐渐完善了波兰动画的美学体系,艺术家们坚信,在动画中可以创造任何东西,动画里一切都是可能的。导演安东尼兹尝试不使用摄影机,直接在胶片上作画,1963年的《红与黑》是这一技法的代表作。导演基耶什不仅直接画在胶片上,更将动画角色、导演本人与现实道具并置于一个场景,领先几十年实现打破二次元和三次元的壁垒。另有导演杜马拉发明石膏板动画技法,他的代表作《卡夫卡》(1992年)和《罪与罚》(2000年),是把画面蚀刻于石膏板上,用浮雕这种特别的形式传达出角色的神情举止、心理活动,并且借由石膏板的材质制造出道具、空间和角色两两之间的对峙。1982年获奥斯卡奖的《探戈》中,导演里波钦斯基对光线、视角、电影手法和空间表达的探索试验,至今看来是新颖的。

正是因为这些艺术家远离资本热钱的清贫探索,让波兰动画免于陷入千篇一律“动画大制作”的消费属性。比起2008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的《彼得与狼》,《至爱梵高》在制作层面可算“庞大”,但是面对大量时间、人力和金钱成本带来的压力,《至爱梵高》仍像那些“小而美”的短片一样,捍卫着波兰动画的灵魂——大胆的形式探索、付诸于画面的想象力,以及作为艺术终极追求的诗意。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书讯



《赏心乐事谁家院》 郑培凯 著 文汇出版社 2017年7月版

这是学者郑培凯过去十几年所写学术随笔集结,分为《多元文化与审美情趣》《历史人物与文化变迁》和《文化审美与艺术鉴赏》三卷。书中收录文章大多数是作者读书思考心得,也有四方游历的记录,共同构成一个学者生命历程的展现。其中,《多元文化与审美情趣》涉及茶道、昆曲、园林与人文风景的文化审美追求;《历史人物与文化变迁》反思历史人物的具体历史处境,借此探讨文化变迁所展现的历史意义转变;《文化审美与艺术鉴赏》则立足于具体的学术著作或艺术展览,反映作者对学术文化和艺术实践的观察。丛书总名“赏心乐事谁家院”,取自汤显祖《牡丹亭》中《惊梦》一折,女主角杜丽娘所唱“皂罗袍”。“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郑培凯认为,汤显祖巧用“良辰美景”和“赏心乐事”这样的俗语,把陈词滥调扭转为锦绣文章,刻画入微地点出杜丽娘在韶华之年面对生命的困惑。他自言多年来的治学、写作,也是为了直面生命的困惑,求源问道。

事实上,郑培凯研究汤显祖逾40年,他从汤显祖所展现的文化意义,延伸到传统文化历代的审美追求。回顾40年的学术历程,他写道:“我从汤显祖身上看到中国文化的耿介高洁,从他的人生挫折学如何坚守文化和道德理念,从他的妙手文章看到文人可以立言,可以为文化与艺术创造灿烂的风采。”他透过汤显祖坎坷的生命历程,坚定了自己的文化信念,希望这个时代的人们浸润美好的生活环境与人生体验,从传统中习得优秀品质。通过对历史文化的研究,郑培凯体会到古人也曾面临危机与挑战,唯有在文化传统转型的波折中,建立本民族文化的独立品格与自信,才不负传统馈赠于后代的文明精华。